

沉睡之书

The Forgotten Books

西方文学掠影

张永义◎著

有些书籍就是值得我们摸索和看守的珍奇异宝，它们总会在午夜时分散发出一阵阵幽光，吸引我们驻足留连，情不自禁地想要窥探其中的奥秘。

在这间静谧的幽室中，我像是不由自主地在窥探某种神秘的苏醒的东西。

——于连·格拉克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沉睡之书

西方文学掠影

张永义◎著

The Forgotten
Boo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睡之书：西方文学掠影/张永义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ISBN 978-7-5039-4264-8

I . 沉… II . 张… III . 文学欣赏—西方国家 IV .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4065号

沉睡之书：西方文学掠影

作 者	张永义
责任编辑	张勍倩
装帧设计	弘文馆·闫薇薇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87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7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4264-8
定 价	28.00元

书籍是什么？不过是历史的尘埃而已，是往事之网。

——吕新《中国屏风》

自序

一座孤岛的逃亡方式

—

作家最理想的工作环境是什么？威廉·福克纳给出的答案颇为幽默：那就是成为一家风月场所的幕后老板，不仅衣食无忧，出手阔绰，而且受人尊敬，因为所有小姐和私酒贩子们都讨好地称呼他为“先生”。这位清闲无事的“先生”除了定期记账，按月给当地警察送红包之外，只要愿意，还能够每天早上动笔写作，晚上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多年以后，面对同样的问题，加西亚·马尔克斯将会回想起他的导师，那位美国南方农民朴素的穿着和亲切的面容。在哥伦比亚记者门多萨采写的访谈录《番石榴飘香》当中，我们找到了一个相似的答案：“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每个作家都渴望写作时充分地享有宁静和自由，回到现实之后又急急忙忙地去寻找世俗的乐趣。稍有不同的是，福克纳先生总是离不开“烟草、食物和一点威士忌”，而《百年孤独》的作者显然更为迷信，窗台上摆放着的黄玫瑰据说能够给他带来幸运。

这座孤岛穿越时空，遍布各地：对于法国文学而言，它或许是归隐者的蒙田城堡，福楼拜幽居的别墅，普鲁斯特位于巴黎大街的密不透风光线黯淡的房间，于连·格拉克坐落于卢瓦尔河畔孤零零的老宅；对于德语文学而言，它或许是荷尔德林的图宾根塔楼，卡夫卡的布拉格广场，托马斯·曼的魔山和君特·格拉斯的故乡但泽；对于英美文学而言，它或许是勃朗特姐妹的哈沃斯荒原，哈代的威塞克斯郡，霍桑的七角楼阁和纳博科夫的汽车旅馆；对于俄罗斯文学而言，它或许是普希金的大海，屠格涅夫的草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对于拉丁美洲文学

而言，它或许是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奥内蒂的斯塔玛利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村和巴尔加斯·略萨的皮乌拉城；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它或许是张爱玲的大上海和萧红的呼兰河，沈从文的湘西和吕新的雁北。当然，以上这些假设仅仅来自一个作家的阅读记忆，共同绘刻了一幅永不风蚀的心灵的岩画。

在我眼中，作家的形象集圣人、病人和罪人三者于一身，仿佛《圣经》传说里的“六翼天使”。距离上帝最近，在九级天使中地位最高，却往往被视为魔鬼撒旦，代表着堕落和邪恶。《旧约·以赛亚书》如此描述它的形象：“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

在普希金的政治抒情诗《先知》里，六翼天使不仅赐予诗人“一双先知的明瞳”，而且“装上那智慧之蛇的舌头”，更把“一颗燃烧着火焰的赤炭”放进了诗人敞开的胸膛。

当人们满怀敬仰之心阅读但丁的《神曲》、拉伯雷的《巨人传》、弥尔顿的《失乐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卡夫卡的《审判》时，是否想过这些大师生前的境遇？等待他们的或许是流放、逃亡、口诛笔伐和粗暴的体罚，有些人的命运更为悲惨，还要忍受失明的困扰、癫痫的痛苦和肺病的折磨，他们俨然成了一个个罪人和病人。这样的名单其实可以一直开列下去，作家的另一个身份还可能是酒鬼（例如爱伦·坡和马尔科姆·劳里）、瘾君子（例如波德莱尔和特拉克尔）、哮喘病人（例如普鲁斯特）、同性恋者（例如王尔德和纪德）、精神病患者（例如荷尔德林和奈瓦尔）、艾滋病患者（例如普伊格）、小偷（例如让·热内）、杀人犯（例如弗朗索瓦·维庸）、汉奸（例如周作人和胡兰成）。无数个作家选择了自杀，例如策兰、茨维塔耶娃、海明威、普拉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朱湘、海子、昌耀……

我无意丑化作家的形象，只想提醒读者，严格将作家本人和他的作品区分开来。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扮演圣徒或导师的角

色，即便受人敬仰的歌德、雨果和托尔斯泰，也并非无可指摘，为什么后世的传记作家总是津津乐道于他们丰富多彩的恋爱经历或者婚姻生活呢？

二

我经常在想，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甚至连他踏足社会之后所从事的职业都多多少少会受到父母以及整个家族的影响，这究竟是一种悲哀无奈，还是应该感到幸福满足，并且将这种代代相传的方式——就像某种秘密的手艺通常只能在家庭的内部悄悄地流动——最终归结为命运使然？从少年时代起，我就试图摆脱这种可怕的命运，然而幻想永远不会变为现实，记忆里的那个瘦弱的身影更多时候只能躺在小镇卫生所的病床上，眼望着一层层石灰剥落的霉湿的墙壁和隐约映入窗内的槐花和月光。我没有认真地计算过我们家族总共有过多少位教书匠，因为这个不少于十位的数字随着岁月的缓慢流逝而不断地增加。以我小学期间的经历而言，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而叔叔教过毕业班的数学，堂哥则教过我语文和音乐。最难忘的莫过于兼任学校会计的大伯，经常在炎热的夏天午后走进课堂，迈着踉跄的步伐，手里还拎着一架地球仪，把它摆放在讲台之上随意地那么一拨，再轻轻一指，然后告诉我们一个陌生的地名，坐在教室中间最前排的我能够清晰地闻到一股浓烈的酒香。这位乡村小学教师一辈子最爱读的是那些古代的历史侠义小说，在我们这些知识贫瘠的孩子的眼中，他博览三千年，通晓七大洲，当时的那种场景如果让我形容，可能会令人想起博尔赫斯笔下的《阿莱夫》或者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

十二年的教学生涯也许还算不上漫长，从当初上班的中学到如今栖身的师范院校，从初中地理、高中语文到中文系开设的基础写作和外国文学，还有那些选修和函授课程，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教过多少个学生、总共上过多少堂课，仿佛一切都渐渐地成为一种周而复始的机械行为，永恒的河水在流淌，岸边的风景却未曾改变。我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语文教师，为了逃避下

一代继续成为教书匠的厄运，他甚至想过为儿子找一份药剂师的工作，然而，遗憾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从我考入地方师范院校的第一天起，他就痛心疾首地对我说：“儿子，你难道还不明白吗？这是命中注定的，抬起头一眼就能望见遥远的将来，四十年后，你也会跟我一样！”老父亲佝偻着身躯，声音嘶哑，两鬓已斑白。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自己读过的西西弗斯的故事。

阅读和写作极大地填补了这种教学之余的内心空虚。有时一天最多要上完七节课，整个身心感到的不仅仅是疲乏，还有一种短暂的亢奋和深深的厌恶。这些莫名躁动的情绪似乎只有回到自己熟悉的书房时才能够得到安抚。虽然我的藏书只有区区几千册，谈不上什么珍稀，但是，每次重读那些心中的经典之作都像是和老朋友在街灯下不期而遇，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可能它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国内不够引人注目甚至默默无闻，例如《群魔》《癌症楼》《大个子莫林》《蒂博一家》《沙岸风云》《桤木王》《巫师》《鞑靼荒漠》《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微暗的火》《佩德罗·巴拉莫》《跳房子》《族长的没落》……我并不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也不清楚它们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不关心别人是如何区分和评价这些作品的，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书籍陪伴我度过了数不清的孤独的夜晚。

同样不能淡忘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先锋小说带来的美好的回忆：《山海经》《南史》《世说新语》《梅溪词》《梦窗词》《金瓶梅》《红楼梦》《镜花缘》《夜航船》《陶庵梦忆》《影梅庵忆语》，还有李义山的《无题》以及黄仲则的《感旧》和《绮怀》。相对于声名更盛的余华、格非、苏童、北村等先锋作家，近年来我所倾心关注的则是来自雁北山区的小说家吕新。在我看来，吕新的长篇小说《草青》《梅雨》《光线》和《抚摸》，中篇小说《南方遗事》《中国屏风》《绸缎似的村庄》《米黄色的朱红》以及近作《一天》《哑嗓子》，或充满苍凉的诗意与梦幻气息，或具有文本实验的性质，无论主题结构还是语言风格都是非常独特的，甚至有着重大的革新

意义，我不太理解这些作品为什么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一些平庸乏味的小说却屡屡获奖，招摇过市。

三

收入在本书当中的读书随笔多半都是年轻时所写，零散地发表于国内的各种报刊阅读栏目之中，在此要多谢那些素未谋面的编辑当时宽容地发表了它们。2004年，我的第一本书《夜无虚席——与文学大师相爱》出版之后，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和鼓励。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推荐了它，《中国文化报》《青年时讯》《新京报》等多家报刊也刊发了推荐了相关的书评文章，有些陌生的朋友还与我本人辗转地取得联系。这些年过去了，很多纷纭的人与事以及想法都在不停地改变，我又陆陆续续地编写、创作了几部书稿，有些幸运地被出版社接纳了，例如《旷野面纱》《电影花粉》《蓝色记忆的年代》《南宋风雅词笺——身是客，愁为乡》，另一些则命运未卜，例如《反复读者》和《冷红词谱》，至于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集《苦扁桃》，后来写的两部长篇小说《破冰船——时光的碎片》《三色堇——告别的年代》，一直还存放在我的抽屉与电脑硬盘当中，出于某种羞愧的心理和失望的情绪，我暂时没有考虑要发表它们，这些青涩的果实和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啊……

这本书里篇幅稍长的四篇随笔——《沉睡之书》《难忘的绝唱》《1951：游荡的年代》和《1968：狂暴的岁月》，算是近几年的新作，发表在张立宪先生主办的《读库》书刊之上，感谢六哥！

《夜无虚席》出版时，为其作序的是我的老师和朋友，此次写跋的则是我过去教过的学生，在此一并致谢，谢谢敬爱的家康老师，谢谢志翔和顺鑫。我还想引述博尔赫斯说过的一段话，它们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让光阴

的流逝使我安心。

多年以前，在我故乡阴暗潮湿的房间里遇见了自己的文学启蒙读物，那就是拉丁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悲剧形象来自一对父子——营造迷宫的能工巧匠代达勒斯和他的儿子伊卡洛斯。受到幽禁的父亲无法脱身，决心帮助儿子逃离这座孤岛。在水陆双重阻隔的困境之中，代达勒斯采集羽毛，以线和黄蜡串连胶合，制成了一双奇异的翅膀，然后将它捆绑在儿子的身上。然而，小伊卡洛斯太过年轻了，热情而莽撞，忘记了父亲的告诫，当他越飞越高时，过于接近炽热的太阳而导致羽翼被灼伤晒化，最终葬身在一片蔚蓝色的海洋之中。“天使”不幸坠落的地方也因此被命名为伊卡洛斯岛。从此，人间又多出了一座孤岛。

父亲的一生四处漂泊，青年时代同样怀揣着作家的梦想。作为他的儿子，我为他感到骄傲和悲伤。如今，我也早已身为人父，渐渐走近人生的中途，能够更深地理解和体会他曾经有过的痛苦和压力。然而，勒克莱齐奥如是说：

写作如同飞翔，它创造另一种生活，另一个空间，它忘却日常生活的琐事。

一座孤岛的逃亡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凝望天空，探索比天空更辽阔的——一个人的心灵！

张永义
2009年6月1日

目 录

自序

- 1 一座孤岛的逃亡方式

第一辑 西窗烛

- 3 奈瓦尔：磷火在一潭死水中的灯心草上飘动
- 10 兰波：魔鬼给我戴上如此可爱的罂粟花花冠
- 15 洛特雷阿蒙：一架缝纫机和一把雨伞的偶然相遇
- 19 超现实主义雅克·瓦谢的神秘生活
- 23 阿兰-傅尼埃和《大个子莫林》的爱情迷途
- 27 玫瑰和石头——默默无闻的莫里斯·布朗肖
- 33 贝尔纳诺斯：在撒旦的阳光下
- 37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浪漫传奇
- 43 潇洒的法国文坛三剑客
- 50 无人之境，感伤之旅——读斯特恩《多情客游记》
- 55 通往“迷宫”的众生之路——纪念塞缪尔·巴特勒
- 59 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读福尔斯《巫师》
- 64 《曼哈顿中转站》：漂泊的欲望都市

- 69 一堆灰烬——美国南方作家考德威尔
- 72 一棵开花的树——凯瑟琳·安·波特剪影
- 75 艾萨克·辛格：盲肠、尾骨和男人的乳房
- 79 《要就要，不要拉倒》：一扇门，一片树叶和一块石头
- 84 草地上的折叠椅——作为小说家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88 玻璃教堂的沉没——读彼得·凯里《奥斯卡和露辛达》
- 92 《费尔迪杜凯》：贡布罗维奇的遗嘱
- 96 米兰·昆德拉：作家永远是一匹害群之马
- 100 梦的拼贴画——重读帕维奇的《哈扎尔辞典》
- 104 《泽诺的意识》：开放的意识流小说
- 116 兰佩杜萨与《豹》
- 123 传奇和寓言的三部曲——读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
- 128 孤独的猎手——我们如此热爱科塔萨尔
- 139 钻石与燧石——阿格达斯启示录
- 143 穆蒂斯：一个冒险家的文学旅行

第二辑 东流水

- 151 沉睡之书
- 171 难忘的绝唱
- 205 牧羊人之歌
- 215 成长的仪式
- 223 1951：游荡的年代
- 241 1968：狂暴的岁月
- 257 作家与电影的战争：《电影花粉》写作缘起
- 266 五十弦：《旷野面纱——欧洲大师情趣文选》导读
- 316 水对着天空的耳朵絮语：《蓝色记忆的年代——外国诗歌精选》导读

跋

- 323 一颗年轻而苍老的心

第一辑 西窗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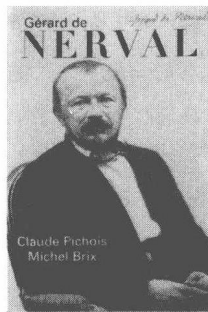
奈瓦尔： 磷火在一潭死水中的灯心草上飘动

司汤达在给自己提前写就的墓志铭中这样总结他的一生：写作过，热爱过，生活过。与《红与黑》的作者抑郁而终相比，诗人、小说家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1808—1855）的命运更加凄凉，这位法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天才和疯子一直徘徊于梦境和回忆的痛苦边缘，他只能紧紧地抓住困扰了他整整后半生的精神疾病的间歇来进行创作。据法国人洛尔·缪拉所写的《艺术心灵驿站——白朗希大夫疯人院》一书描述，奈瓦尔患有严重的狂躁症，因而被多次送进白朗希大夫开设的疯人院接受观察治疗。这个悲伤的角落还曾经收容过古诺、凡高、莫泊桑等多位社会名流。正如吸食毒品没有使亨

利·米肖成为画家，痴呆不会使阿尔托创立“残酷戏剧”理论，并非疯狂造就了天才，而是这个“清醒的做梦人”在谵妄的状态之下试图通过写作来驱走病魔。

奈瓦尔当然不是什么多产的作家，但在其身后，却有着无数的追随者，人们愿意把他奉为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前驱，那些嗅觉灵敏的批评家则沿着奈瓦尔所开辟的道路，途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大个子莫林》里的神秘城堡，竟然发现了《追忆似水年华》这座“文学大教堂”！更有甚者，著名导演阿兰·雷乃的影片《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安巴》里闪回、幻觉等镜头的运用，也被认为是得益于奈瓦尔率先的大胆尝试。

在晚期的作品《墓志铭》里，奈瓦尔听到了死神敲门的声音，这位多愁多病的人文人似乎厌倦了一切，他对自己的归宿早已安排妥当，那就是在一个冬天的夜晚，让灵魂出走。临别之前，曾经欢乐得如同一只棕鸟的奈瓦尔充满疑惑地说道：“我为何来到茫茫尘世？”果不其然，1855年1月26日清晨，零下18度的巴黎街头，雪景是那么地凄清迷人，在一条老提灯路街边的铁栅栏上，一个漆黑的身影直僵僵地吊立着，死者的口袋里装满了小石子、线头、乱涂的字画、枯叶以及到东方国家去旅行的随身护照。当时的人们无法断定，奈瓦尔究竟是选择了自缢，还是死于谋杀？事先并没有相关的征兆，一如奈瓦尔的那些怪异作品，总让读者感到突兀、虚空而不可置信。在《幻象集》（又译为《神女集》）的序诗开篇，奈瓦尔咏叹道：“我是嫫夫，——我没有安



《奈瓦尔传》书影